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薦賢 愛民

薦賢

國有進賢之令易稱彙征之吉蓋淑人君子志不掩善
義從公共冀得英哲以奉其上者也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况乎百城共治萬夫觀政按

察封部親撫氓俗者哉至乃節行純正才譽彰著名迹
韜映鄉里推服或屬吏之善治或令族之久廢咸能特
達慰薦周旋稱述揚於王庭舉不失德傳曰惟善人能
舉其類豈虛語也哉

漢吳公

史失其名

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

書屬文稱吳公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吳公以為廷尉
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

王襄宣帝時為益州刺史時蜀人王褒既為刺史作頌

即中和樂職宣布詩也
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

又作其傳

解釋頌歌之義
及作者之意

襄因

奏褒有軼才帝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徐明元帝時為涿郡守郡人王尊為護羌將軍坐擅離
部會赦免歸家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帝以尊為郿令
蕭育成帝時為朔方刺史時馮野王以中山孝王舅出
為上郡太守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以圖
身外足以慮化

圖謀也
慮思也

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趨陪

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帝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

後漢銚期建武初為魏郡太守時功曹馮勤有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殺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

劉育建武初為濟陰太守郡丞劉平有孝行育甚重之

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杜詩建武初為南陽太守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
劉統及魯陽董崇等

張輔章帝建中初為東郡太守郡吏王清者祖父翁與
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
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清為小吏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
難清亦被矢貫咽音聲流過前太守以清身有金瘻竟

不能舉輔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
遂擢用郡右曹乃上疏薦清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
三公繇此為司空所辟除步兵司馬輔傷清不遂復舉
其子孝廉也

魯丕和帝永元初為東郡太守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
等皆備帷幄近侍

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
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

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
但聞誦聲

龐奮和帝時為河南尹緱氏人龐參初仕郡未知名奮
見而竒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向苗為沛郡守有名迹舉桓鸞孝廉為膠東令

法雄安帝時為交趾太守先是交趾都尉胡貢一作龐子

廣為郡散吏雄舉廣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帝以廣

為天下第一

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詩勞
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

旬

月拜尚書郎

李固順帝時為荊州刺史薦桂楊太守樂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祿大夫

范津為北地太守明知人舉傅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
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蓋勳靈帝中平初為京兆尹是時漢陽叛人臣國衆十
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
因版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

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靖寇都尉凡五部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

勳
張浩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

劉翊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
典選舉

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擢張中方
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

廉荀攸計吏部圖為吏以光國朝

孔融為北海相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高幹為并州刺史時常林有高行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

魏梁習漢末為并州刺史薦州界名士常林陽俊王陵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

孟達為安定太守嘗薦涿郡太守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

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日以人乏謬備部職時涿郡太守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民和頃任近職奉宣威德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嘗厲節精心思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暗不識真偽以為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叅居其半比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而已也臣受恩

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
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
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
閒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
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

高堂隆為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
計曹掾明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

張既為雍州刺史時武威太守毋丘興甚有惠政既上

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
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
外懷羌胡士卒系附為官效用黃懷張進初圖逆亂扇
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拔民夷陳禍福言
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
尋率精兵蹙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
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並惡詣興興皆安
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

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
陳其事

蜀劉焉漢末為益州牧廣漢郡人任安兼通數經究極
圖讖不就徵辟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
量國之元寶宜處弼凝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
所宜招命時王塗隔塞遂無聘命

晉王戎為荊州刺史時樂廣有名戎聞廣為夏侯玄所
賞乃舉為秀才後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戎為尚書令

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裴楷為河內郡太守范晷為丞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
山濤為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居搜
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向風俗頗
革

華譚為廬江內史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
以譚為知人

王敦為廬江刺史時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敦以賀

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
登用漢武欽賢俊彥嚮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
見於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
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實備僚東
宮忠恪允著清虛冲淡上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迹
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
必有忠謹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雒夷適於

壽陽

孔廡為吳興太守先是郡人王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
後以錚斬度太守孔嚴宥之及廡為太守究其義行舉
為孝廉時稱得人

何充為東陽太守薦徵士虞喜

孔愉為會稽內史韓續好文學以潛退高操愉上疏薦
之召拜博士續稱老病不起

後秦郭播為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
北禿髮傉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

撫二方播言於姚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靖塞嘉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嘗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高車近悟後轍興不從

宋王韶之為吳興太守郡人潘綜少有孝行綜鄉人祀書璽丘繼祖廷尉沈赤默以綜異行廉補左右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韶之臨郡發曰前被符考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揚允稱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積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陸徽為益州刺史先是龔穎為前刺史毛璩從事璩為

譙縱所殺頴獨不屈節及縱僭號徵之又不起逼以兵刃執志益堅縱平後元嘉二十四年徵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者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頴秉心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尤重義繫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頴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

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主方
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
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為於邑臣
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慙舉
其所知過懼紕妄伏增悚慄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陸徽為廣州刺史上表薦士曰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
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
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職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

僚首九綜州綱二端府職頻掌藩機屢顯符守年暨知
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脆節彌茂歷宰
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瑋珥之珍確然守
志不求聞達是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
專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毫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
得提名禮闈抗節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壺之潔望
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布時德雨施每
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時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署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郭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以勸風俗

南齊褚淵為吳興太守郡人丘靈鞠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黨錮數年及淵至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

王奐為吳興太守武康之沈鱗士隱居教授學者數十百人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

梁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姑熟周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鄭紹叔為司州刺史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以此歸之

後魏穆羆為汾州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

人亦有恩信戶增數倍。以吏民懷之，並為表請孝文，皆從焉。

胡泥為幽州刺史，有陽尼少好學，博通羣籍，泥以其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時路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居有才望，因推言之。孝文遂并拜焉。

鄭羲為兗州刺史，酸棗令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駕賈

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
時論多之

北齊王昕為東萊太守時杜弼為光州曲城令為政清
淨務在仁恕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昕
以弼應詔

後周陳公純為岐州刺史舉遂伯中大夫樂遜為賢良
唐陳少遊為揚州刺史吳郡陸贄有經學少遊愛其才
辟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

張九臯為宋州刺史時高適好學以詩知名佳句朝出夕遍人口九臯表薦之

韓滉為浙西觀察使時萬年人韋渠年少警悟涉覽經史滉奏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韋夏卿為蘇州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隱毗陵嘗著書號古今名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部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為京兆尹又薦之徵拜左拾遺

韋臯為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于荊州僮儻有

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臯在蜀表授校書郎
楊汝士為同州刺史入朝薦防禦判官魏暮為右拾遺
文宗以暮魏徵之後頗竒待之

後唐張全義初仕梁為河南尹以李專美名族之後奏
為陸渾尉

晉趙在禮天福中為宋州節度使奏薦前節州節度使
官李穀乞除一官尋授監察御史

愛民

夫牧守吏民之本可以感物而行化者也居其任者苟能宣恩澤之詔布忠厚之教廣求民瘼洞達治體知所疾苦去其繁密俾夫百姓寬息一境休和茲所謂良二千石矣漢氏而下循吏間作至有專行仁惠務於安輯振恤周困拯濟孤弱或條上其損益或蠲省其賦調至於推恕心以惜民力違科禁以順物情苟利於人靡顧於己或出私積以代民租故能上下忻賴所在化行為吏人所稱績用可紀非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庶幾乎

德讓之風者亦胡以臻此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力猶勤也先以德教化於

下若有不從然後用刑罰

薛宣為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

仁恕愛利

愛而安利也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
季善為日南太守以愛惠為政

劉岱為兗州刺史虛己愛物

魏何夔為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
租稅絲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
乃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
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
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不
從者不得不誅則非官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辯九
服之則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
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

不肯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不治矣太祖從其言

袁渙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信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盧毓為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

國就沃衍失帝意帝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
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
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
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
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
任子觀曰夫君子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
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

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
心如此觀治身清潔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
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賦役繁重吳會尤
甚羲之每上疏爭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
不爾此一郡久已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
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事下但當
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

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寒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嘗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楊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繇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說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尤千萬解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

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捕代修嘗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歿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請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

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何絕其叛亡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宋徐諮為始興太守朝廷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諮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或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便課米三十斛一户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但十三歲兒未堪力田或是一

憚向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免且邊接蠻俚去就
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繇謂
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
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探砂
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摧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
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
他食豈惟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
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

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八易生姦巧山俚愚佚不辯自中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太祖嘉之

梁顧憲之仕齊永明中為隋王東中郎長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音大稅課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即如

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
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
前簡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勅示會稽郡
此詎是事宜可訪察憲之議曰尋始立一牛埭之意非
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弱
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
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生於理外
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河或撲航倍價或力周猶責凡

如此類不經牛埭煩告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
寢從來諠訐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
之從豐良繇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携老扶弱
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
本加倍將何以濟皇茲卹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擢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
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嗣言懼加譴詰使百姓侵苦為公

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
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益徵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
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
簡廉平庶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
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
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
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

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三五屬官蓋惟分端輸調又則嘗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年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取積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簡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從峻猶不能悛竊尋名之多偽寔繇宋

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
迷途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用心參差難卒澄一化
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歲疾納污實增崇曠務詳
覽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病前後年月久被其事不存
符旨歸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莫不驚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
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

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還之恩也又永興與諸賢罹唐寓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用循餘弊誠宜改張置法臣緣元懿令啟敢陳管見世祖並從之繇是以方直見委

蕭景為雍州刺史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

陸果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民下所稱

後魏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初入中每橫調百姓煩苦
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

裴良為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
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
良以饑窘因與人民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
也

張昭為幽州刺史年谷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

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斯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辛彥為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稅賦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張煜為岐州刺史矜恤貧弱為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雒仍令復州

劉道試為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益元愉逆亂之後加以

連年災險道試頻為表請蠲其稅賦百姓賴之

崔遊為河東太守郡有盜戶常供州郡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

杜纂為清河內史尤愛貧老所至問民疾苦對之流涕北齊裴讞之為永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民所出為吏人所懷

赫連悅為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路繇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送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悅答云所言者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文襄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乃勅依事施行

房謨嘗為徐兗二州刺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

後周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

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廕太祖後見怪問知之曰
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吏道一里
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崔善太宗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
處聽徙寬鄉善為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下壯之
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歷近實遠非經
通之議其事乃止

賈敦實高宗咸亨初為洛陽長史洛陽令楊德幹尤稱

殘猛敦實謂人曰政在養人義須存育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嘗抑止德幹德幹亦為之稍減

敬暉則天聖歷初為魏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人吏咸歌詠之

狄仁傑中宗通天元年契丹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謂曰賊猶在遠何必

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闕百姓也賊聞之自退
百姓咸歌誦之

韓休玄宗開元中為虢州刺史以地在兩京之間車駕
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常被支稅藁以納閑廐休奏請
均配餘州中書令張悅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
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察
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
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州

人于今稱之

崔縱為河南尹時兵革甫定人戶什耗六七縱悉心為
理惠愛簡易蠲苛去煩先是戍邊之師歲繇雒陽者儲
器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
占告發斂以繩胥吏之私又共尊伊雒以通里閭溉灌
通貨皆不擾人

嗣曹王臯累為譚洪荆襄觀察使至常平物價布帛貴
則官出賣之或給將吏廩俸故豪家不得擅其利人不

大困

崔衍為虢州刺史居華陝之間而稅重數倍其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人畝徵七十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詰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日久有司不宜以進言為譴其畧曰伏見比來諸州應緣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為申請不患陛下不憂恤患在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是用不敢回顧

苟求自安上奏切直為時所稱後為宣歙池觀察使時
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頗耗竭韋臯劉
贊裴肅為之首贊死而行代其位行雖不能盡革其弊
而行居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

穆贊代崔行為宣歙池觀察使宣州歲饑贊遂以錢四
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鄭珣瑜貞元中為河南尹清淨惠下賤斂貴發以便百
姓時吳少誠寇許州韓全義為招討使全義與監軍使

發牒催督或非條珣瑜得牒輒挂壁不以付吏及軍罷
盡數百封其所供市草粟珣瑜素以儲積於陽翟密縣
與官軍相近故河南百姓不知僦運之勞而事集矣

房式憲宗元和中為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
南府餽餉車四千輛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
帝可其奏既免役人懷而安之

李渤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
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決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

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四十貫臣當州管田
二千九百一十七頃今已早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
勒狗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
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
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穆宗下詔
云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更抑為必難勝濟所訴逋欠
宜令時放

衛次公為陝虢觀察使請蠲租錢三百萬人得蘇息

後唐安彥威為河中節度上言被省符課丁夫運石脩河隄農事方急請以牢城軍千人代役從之

晉東郡留守石重人奏皇后一行發往汴州所有汭路支贍諸雜物色等並合雇脚乘搬馱不擾百姓

盧質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

漢趙德鈞為薊門守以北虜孔熾雖軍威不振郡任甚理兵糧皆給於朝廷而百姓數年不藉租調增峻城洫

惟以軍士役作境內歌頌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九

宋王欽若等撰

牧守部

威嚴

革弊

威嚴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故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斯威嚴之謂也繇漢以來長人之吏以武健彊圉而著稱者

蓋有之矣莫不因其天姿之峻厲乘其民風之豪橫繇是懲習俗之弊嚴其約束去害羣之惡正其典刑姦吏震悚羣盜屏去風化肅於境內威聲動於鄰壤人用胥畏吏不敢欺此其所以為能也若夫山甫之不吐剛茹柔而德舉仲尼謂以寬濟猛而致和亦何必厲氣作威然後臻夫治者已

漢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後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斂迹

尹立為京兆尹尚威嚴有治辨名

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

還

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而近俗不曉其意為思慮之慮

其母輒問不疑所

平反活幾何人

反謂奏使從輕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為飲食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趙廣漢為京兆尹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

人之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

劫取其身為質
令家將財贖之

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

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曉謂諭
告之

曰京兆尹

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

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
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脫免也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詭

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

死豫為調棺給斂墓具告語之

調辦具之也棺斂
以棺衣斂尸也

皆曰

死無所恨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枉除免之而已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王溫舒為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稱為道不拾遺遷為中尉為人少文它惛惛不辨言為餘官則心

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鉅所

投書也置百落長以牧司姦

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

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有老從事教吏民數百人遮道
自言官府盡滿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

博徐問知老從事所教乃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後遷

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

齊人之俗其性遲緩
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博親視

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

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奪髯抵几曰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恐服

翟義字文仲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曰

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

自若言如故

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內謁

猶今之通名也

立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

部分

其掾而遣之鄧分亦南陽之縣

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

後行縣送鄧

因太守行縣以文自隨即送之鄧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

如勿收邪

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

戴環

環繞也

宛市廼送吏民

不敢動威震南陽

後漢梁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蓋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
不義之囚即時僮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賈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畧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
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苦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
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
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董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邳壽為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悚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

張宗為瑯琊相其政好厲猛敢殺伐

張衡為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正理

張酺為東郡太守雖儒者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韓陵為南陽太守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

朱穆字公叔桓帝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

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

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

穆聞

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

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謝成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

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輸作左校後復赦

之

王渙為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

部郡所屬之郡也

張禹為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故大尉掾也權動郡內有

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

肅

范康為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侵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趙苞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

蕃

妻鄉人里邑惟許子將不往曰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

郭門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屬
城聞風皆自引去

成瑨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凡至境界下
車振威以簡攝之

劉祐為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陳龜為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任小民龜到厲
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

橋玄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
笞死於冀市一境皆震

劉表為荊州刺史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魏陳登漢末為東陽長有能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
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
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

王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民設防
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

蜀張嶷為越雋太守定笮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
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
長史焉嶷之到定笮定笮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
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

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類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
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寔殺牛饗宴重
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晉何曾魏末為河內外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
卻詵為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

王遜為魏興太守永嘉四年寧州治中毛孟請京師求
刺史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
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

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行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震服威行寧土

吳彥為順陽內史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之清貞率下威刑嚴肅眾皆畏懼暢不能

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山遐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
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垂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
自若郡境肅然

宋吉翰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
入齋閣呈其事翰省其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
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
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

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

劉懷慎為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

劉湛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

繇小人凌侮士大夫也

蕭惠開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為政令行禁止又為東海太守時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郡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日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勒自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船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皆無一人答者

南齊孔琇之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
嚴

梁蕭穎達為豫章內史在任威嚴郡人畏之

蕭景監揚州事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
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
大糲汝手何敢留之其為所畏敬如此

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府州事以清嚴為百城所憚又
為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

震恐

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賊貨狼藉望風自解

何遠為新興內史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後魏元興都聰敏剛毅為河澗太守為政嚴猛百姓憚之

元志為揚州刺史在州威名雖減李崇

臣欽若等曰李崇延昌初為揚

州刺史大
有威望

亦為揚荆楚所憚尊為雍州刺史

穆鐵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公以威猛稱

李詵試守博陵郡抑強扶弱政以威嚴為名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
度不敢攻逼

苟頹為雒州刺史為政剛嚴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
為寇

李曾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

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屍妄謂趙郡地賊長責之還令送歸故處

張彛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赫可觀羌夏畏服憚其整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劉藻為秦州刺史誅戮豪橫羌氏神之遇車駕南征以藻為來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

夏侯道歷華州瀛州刺史為政清嚴

裴他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

羊敢為廣平太守甚有名能姦吏跼踏秋毫無犯

宋世景為滎陽太守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服莫不改肅

王椿為太原太守歷華殷冀瀛四州刺史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

北齊清河王岳為冀州刺史轉青州刺史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久為三藩百姓望風警憚

蔡雋為齊州刺史為人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
分使民畏服之

劉緯為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

後周裴果為正平郡守果正平本郡人也以威猛為政

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

宇文深為東雍州刺史為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
吏民懷之

崔說為涼州刺史說蒞政強毅百姓畏之

鄭偉為華州刺史偉前後蒞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
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未仁政然頗以此見稱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僮隸無敢出門所置鹽菜必
於外藏凡百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

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崔宏度為襄州總管宏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警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迹

田式為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犯者

元亨為衛州刺史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

高勵為上開府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

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謁府稱詣前後至者數十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

爾朱敞為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為明肅民吏懼之

唐李勣貞觀中授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尉府長史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李暉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王方慶為廣州都督管內諸州首領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官以先受首領餽餉未曾鞫問方慶乃禁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其罪繇是境內清肅

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權懷恩為變萊衛雅四州刺史合州長史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繇汴州德幹送

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幹大慙時議遂以為不如懷恩也

薛季昶則天時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後歷魏陝二州刺史雒州長史所在皆以威肅為政

張知謩天授以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雒宣貝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人不敢犯

魏元忠為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雒州長史政號

清嚴

宋慶禮為貝州刺史遷檢校營州都督為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敬思

李暉為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

韋虛心為荆揚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

崔隱甫為東都留守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憚

信安王禕歷蜀濮二州刺史政號清肅人吏畏而服之
李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在官嚴整好發官吏陰
事以察為能少恩而清廉自飾人吏莫敢抵犯

李擇言為漢襄相岐四州刺史所歷皆以嚴幹聞

嚴郢為京兆尹清嚴疾惡練於法令敢誅殺盜賊屏息
胥吏莫敢欺

李若初為浙西觀察使善於吏道至性剛嚴彊力束下
吏人甚畏服

李鄴為淮南節度使當官嚴重以峻法操下所至稱理而剛決

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劉贊父彙祖子元皆左常侍贊為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贊領宣州十餘年祖父皆以文學稱贊不知書惟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王沛為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鷲沛明法制
董師旅軍鎮大理

王起鎮蒲州每歲蕃使繇於郡府逆旅郵傳咸苦之起
至是待之以禮抑之以威無敢犯者

蕭廩乾符中除京兆尹時軍容使楊復恭有假子抵罪
廩命地界捕之尋為所毆既至斷曰新除京兆尹敢收
所繇將令百司難逃一死時政救者盈門尋殺之繇是
內外畏服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
惴懾

後唐孔循為許州節度使為政嚴明軍民畏而愛之

周武行德為西京留守白馬寺僧永順每歲至四月於
寺聚眾擊鼓搖鈴衣婦人服赤麻縷畫襪誦雜言里人
廢業聚觀有自遠方來者行德惡其惑眾殺之又前留
守恩都押衙徐衙徐祚以醉訛言行德斬之

革弊

夫政化之貪弊民俗之浮偽因習而不改流蕩而忘返
非夫賢明之長窮察其事形於教條峻其科謫剗去蠹
害納之軌物又曷能祛累積之根抵革閭閻之視聽哉
東漢而下居方牧之任者乃有勤求民瘼崇樹治本敦
正道以祛多僻厲德色以窒邪思去泰甚以厚其生蠲
煩苛以除其疾出令畫一而下莫敢犯立誠果斷而妖
不下興用能阜康斯人澄清屬邑信孚於比屋風動於
百姓興化成治易俗至道惠浹於封內澤及於後世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是之謂歟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嘗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祀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

焚死龍皇木之謂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謂之禁火禁火俗傳本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至其亡

日咸謂神靈不樂舉火繇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

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

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

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道縣

故城在今慎南縣

有唐后二山民共

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

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

尸主也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張與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藥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小人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蜀呂乂為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諸葛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道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晉王恂為河南尹時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太原諸郡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庾和穆帝升平中代孔巖為丹陽尹表除衆後六十餘

事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劉敬宣為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

宋謝方明為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在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辯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戶之罪判久繫之獄每征伐兵運不克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方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

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
今稱詠

羊元保為宣城大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士叛
制一人不禽付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一階元
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繇皆為窮逼未有
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
節不可以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
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愚以單身逃

役便為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
堪能坐鄰勞吏名器虛借所妨實多將恐階級不足供
賞伏勤無以自勤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
應是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憂
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敢率管宥冒以陳
聞繇此此制得停

蕭摹之為丹陽尹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

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
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主更以奢意為重舊宇頽弛曾
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
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闕神祇有累人事遵中越制宜加
裁簡不為之防流竟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
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
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
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材瓦悉沒入官詔可

南齊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務存約省停州府儀迎物
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嶷至
鎮一日遣二千餘人見囚五歲以下不連臺者悉皆原
遣之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

王僧虔為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
湯本救疾而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
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太祖納其
言而止

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
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墓棕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
而已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去就祖為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
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
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劉懷珍為冀州刺史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謂

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主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梁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宣城康王秀為郢州刺史郢州當途為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彫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省薄去遊費境壤晏然也

王神念為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先時郡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糜費極多神念令毀撤風俗遂改

蕭琛為吳興太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張纘為湘州刺史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闕市戍邏先所防人皆省併

鄱陽忠烈王恢為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疋以付所訂之家恣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民人賴之

袁君正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
為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薦之師云須疾者衣
為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
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衆即刑於
市而焚神一都無敢行巫

後魏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初人中每模調百姓煩苦
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禁造布
絹不任衣者

楊椿為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
凡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軍師各四十六人自中
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各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師如
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師百八十四人州有
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嘗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
畦堰椿以屯兵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即應修
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

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樸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

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鹿生為濟南太守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捕博終朝頗廢農業者制斷之聞者嗟喜

崔猷為京兆尹時婚姻禮嫁娶會之辰多舉音樂又鄆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

北齊蘇瓊為南清太守禁斷淫祠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

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家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則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繇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觀其飲食於是悉愈方

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繇命不闕相看前汝棄之所
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
而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

唐蕭齡之貞觀十八年為廣州都督表稱嶺南州縣多
用土人任官不顧憲章唯求潤屋其婚姻資須即稅人
子女百姓怨苦數為背叛且都督刺史多居庄宅動經
旬月不至州府所有辭訟皆委之判官省選之人竟無
几案惟有勅詔施行纔經省覽而已又守領之輩年別

娶妻不限多少各營別第肆情侵奪專恣若是實數彘
倫於是詔下並皆禁斷自此蠻俗便之

黨仁宏為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宏制法禁
斷百姓便之

李嵩為太原尹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但
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
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小遠近苦之前
後官吏不能禁止嵩到官申明理憲期不再犯仍發兵

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杜亞為淮南觀察使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亞乃開拓疎啟公私悅賴焉

裴度為蔡州節度使吳元濟平度乃視事蔡人大悅其俗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有經過醉飲者皆以軍法論度始至惟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百姓始知生人之樂

薛珣為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

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廩
後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珎皆省之十留
一二而租入有贏

于頔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神頔病淫祀廢生業廟宇
皆撤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王播為京兆尹奏以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牧放
羊馬賊徒因茲假託挾帶軍器晨夜混雜善惡不分伏
請從今日已後牧放之徒不得躬帶刀劍器仗等放牧

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衆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勅並以禁斷公郡駙馬將軍子弟子鷹鷄准勅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劍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屏息居人行客晨夕獲安詔可其北軍按習不同私家任隨便近

孔戣為廣州刺史至郡禁絕賣女口

郗士美為昭義軍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則皆減撤

焉

楊於陵為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別白於陵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恠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屬郡祠

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祀一
千一十所又罷私設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
樂其政優詔嘉之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奏請於當道
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屢有詔旨禁絕此弊諸
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啟其事因緣率斂甚於王稅自
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巨萬蓋因
以此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
壇從去冬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已來所在帖榜召僧

尼受戒江淮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
臻湊當道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氓無異自有戒壇
已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皆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
丁徭影占資產正月已來百姓落髮者無數秣山渡僧
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下四人是舊出家沙
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
勒歸本貫還俗訖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
非為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到者每人納錢二千當日給

牒放迴元不受戒若不鈐制直到降誕日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合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時奏停又宋汴觀察使令狐楚上言亳州聖水出有疾者飲之輒愈無遠近老幼莫不奔赴蕪繇中書門下德裕又狀論云亳州聖水訪問本因無良僧三數人欲求丐錢物與側近百姓相知稱此水能療疾病訛言一扇遂至惑人數月已來自淮泗達於閩越無不奔走又聞此

水每斗三貫價每三二十家即顧一人就亳州取水發
心之時數十家已不食葷血服此水後又三七日蔬食
兼於門牆帖榜食葷辛者不得入門就任妄中又多非
本水皆是無良之徒所在別取水販賣其百姓羸老病
疾者既須踰月蔬食又盡屏絕醫藥飲此惡水並皆困
篤自秋已來此水過江者每日嘗不下三五十人除當
道百姓外兼半是越州福建百姓近已於蒜山津嚴加
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信惑不已伏以吳時有聖水

宋齊有聖火皆虛誕人以為妖今亳州水頗近於此又為黎甿之害伏乞特申典制速令填塞所冀人知禁令俗保乂安於是宰相裴度於汴州狀後判曰妖繇人興水不自作牒宋汴觀察使填塞訖報時人皆以為當德裕後為淮南節度使又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閭閻之間濶四尺今令濶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闕釐革不敢不奏

正月十五日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幹得罪德裕因有是奏

陸亘為浙東觀察使將行延英面奏節制分兵在州貽
患於國詔天下兵分於屬郡者隸於刺史初越之永嘉
郡城於海墻嘗陷寇境奪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
循相踵吏返為姦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
俸人至於今賴之

崔郾為邾州觀察使舊弊有二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
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

牛僧孺為鄂岳觀察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

年加板築賦菁茅以復之吏緣為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苦被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傳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王彥威為陳許節度奏毀除管內山房三千八百餘所盧均為廣州節度使奏請禁土人與外蕃婚姻及禁蕃人置田宅可之夷人與華人雜居婚娶歲月滋久至均方能立法以禁之

後唐馮贇為北京留守先是以相堂為使院後以為樂

營羣吏簿籍無定居又取太原縣為軍營縣寄治潛立
觀贖至並詢舊制復以相堂為史院太原歸舊縣其餘
觸類如之

周知裕為安州留後淮土之風惡其病者至於父母有
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於
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
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

王晏球長興中為青州節度使奏臣所部州縣點檢到

見後節級所繇等四千五百餘人今留合充役者二千八百餘人並放歸農訖明宗優詔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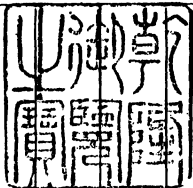
晉王傅拯為寧州刺史州接蕃部前政滋章民多厭苦傅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

王周為涇州節度使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

漢閻建為景州刺史本州三正至節進馬一疋價錢五萬舊例分配牙前及諸縣人吏因茲丐斂編民今後所

買進馬刺史出自俸錢又每歲冬月量於鄉村分配柴薪供州鄉因此求取過倍薦薦蔬園舊亦諸縣取給今並止絕滄州奏之優詔獎激仍示諸道州府

周李從敏為定州節度使其政靜而不煩易定征賦舊典三鎮同風賦稅出自藩侯朝法不能拘制至是從敏削舊弊載振朝綱不取兵於民不橫賦於境部內便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九